



京韵悠悠

◎ 娄美琴

小区门口有家在宁海城区蛮有名气的中档饭店,平时我们不会轻易去光顾的。但正月初二晚上,到火车站接到妹妹妹夫已经八点半,常去的几家饭馆有的还处在“过年模式”,有的已经打烊,便只好走进家门口这家“名店”去碰碰运气。

店里静悄悄的,显露着打烊的迹象。不甘心地喊了一声,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男子应声而出:“你们那么晚来吃饭,我们都要关门嘞……”我连忙自我介绍:“我是住在你们店后门的邻居啊,你们辛苦点,帮我们烧几个菜。”他笑着说:“哦哦,我认识你,你拉的胡琴声很好听……好嘞,请点菜,我马上派人烧!”一声应诺顿时让我们安下心来。但听起来貌似“胡琴声”打动了店家,我和妹妹都有些忍俊不禁。

他说的“胡琴声”准确地说是曾经带有很大噪音的京胡声,我的邻居深受它的骚扰好几年,有人还打过110,想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但警察叔叔来了后想必也拿不出不能拉京胡的依据,就客气地劝告:“拉得轻一点,晚上9点以后就不要拉了……”我实在羞赧,暗暗下了决心:要么拉得动听一点,要么干脆放弃,反正不想再让邻居因为这个麻烦110了。然后脑子灵光一闪,想起远在福州的与我有着共同爱好的妹妹,便鼓动她也学京胡,并慷慨地送她几把二黄西皮等调门的京胡。妹妹一收到京胡也真来了劲,托人找了个京剧团退休的老琴师,从零开始一板一眼地学了起来。

有人奇怪:你们姐妹俩为啥都要与京胡较上劲?这事有点渊源。

在双亲两年内接连去世后,我一时间缓不过劲来。妹妹说,双休日来福州散散心吧,正好有场燕守平京胡演奏会可以观赏。燕守平是谁?京胡演奏会与我什么关系?但与妹妹团聚聊聊亲情还是很期待的。

那晚,我们进了福州大剧院后,竟碰到了一行意想不到的人——两位退休了的级别相当高的领导人以及家眷,听说他们是专程从京城来到

◎ 姚远

冬天的夜来得早。

窗外冷风嗖嗖,寒雨淅沥,雪花似乎随时会飘下来。母亲已为祖母备好洗脚的热水。屋里热气蒸腾,水雾氤氲,床沿安然坐着满头银发的祖母。江南的冬天彻骨湿冷,老人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我蹲下去挽起她厚重的裤管,又将她双脚放进热水盆里,轻轻搓洗。这瘦削的脚不知走过多少难走的路,如今终于可以稍稍歇一会了。祖母的脚泡在水里,很快恢复了活力。祖母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那些沧桑的岁月无声地消融在氤氲水气之中。

这是大家庭安宁祥和的冬夜。母亲和孩子们洗漱后已坐入暖和的被窝,沉浸于阅读的安静时光里。母亲戴上老花镜低头读那本厚厚的《云水禅心》,偶尔有不认识的字,她还会回过头来请教我们。孩子们紧挨一起看《笨狼》和《笑猫》。她们像两尾欢快的小鱼畅游书海,串串银铃般“咯咯”笑声如海面飞溅的浪花。

耳边隐隐传来客厅里轻微的电视声音,父亲正守着电视机观看乒乓球赛。为不影响我们休息和看书,他常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低。

往往在这样的時候,我会拿起笔继续自己的文字之旅。我静坐桌前,回忆起30多年前乡村的冬夜时光——

田野里晚稻已收割入仓,苍茫的天底下只有稻草垛独守着空旷和寂静。乡村的人一年忙到头,到冬天才可稍稍歇一会。晚饭后邻居和我父亲在院子里说着话,他们约好明天去邻村做年糕。那时晚饭后才有工夫串门,一般多为借用一下农具,或者谈论下一步农活。临了,往往不忘顺便聊几句家常。没有多余的客套和虚情,人与人之间相处简单实在。送走邻居,父亲转身将大半箩的糯米浸入清水缸,院里便有“哗哗”的水响声,

现场观赏演奏会的。因此,京胡演奏会非常轰动。妹妹说:“我们的妈妈如果在世,看到这样的场面该有多开心啊。”确实,妈妈生前爱好音乐,且不说把我们两姐妹名字中都带上“琴”字,单凭她能如数家珍地说出生旦净末丑等行当的各个流派和各大名家名琴,就该明白妈妈是何等级别的“京粉”了。京胡到底有多大魅力,多大内涵,竟能如此拨动着千万观众的心弦?在那个时刻,我有了学京胡的冲动,并幻想着有朝一日,我能在爸妈墓前用拉京胡或是唱京戏的形式告慰两老在天之灵,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亲情回馈啊。

在宁海,还真的能够找到一群爱好京剧的票友。我甚至还请了一个原先在专业剧团干过的京剧老师做指导。老师说:“基本功先来。拉空弦吧,拉得里弦外弦一样的音色,再由慢到快,一分钟不出错,再练下一步……”单调而枯燥的练琴之旅让人有坐船后望不到海岸的惆怅,但老师那行云流水般清亮激越的京胡声有如古希腊传说的海峡女巫的歌声,诱惑着所有经过这个海峡的船只。于是,我与一帮票友慢慢在京韵的海洋中陶醉起来。每到周末,我家里就聚集起一帮票友,咿咿呀呀地忘情起来,直到110警察莅临家门口……

京剧的伴奏乐器讲究三大件,即京胡、月琴和京二胡。其中京胡最显功夫,成就最难。老师对我说:“我觉得你学月琴蛮好,因为京剧什么行当都需要它伴奏。”于是,在我练了一段《光辉照儿永向前》的弓法并到处显摆了一阵之后,就跟老师开始学月琴了。从此,我把学京胡的重担撸给了妹妹。以后,一旦我们姐妹相聚,就要合练几段过去过瘾,京胡的线状乐音结合月琴弹拨的粒状乐声,使《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和《状元媒》等著名唱段,经过我们手下几分笨拙而又有几分优雅的过滤流淌,虽然有时候难免变形变调甚至面目皆非,但毕竟偶尔也能引得一些过路的人驻足聆听。如果能深入到梅派的华贵典雅、程派的娴静凝重和张派的圆润厚重的行腔特色之中,那么自己也能体味到莫大的欢悦了。

京韵悠悠,唯尔是友。学京剧乐器这些年来,说不上有多大进步,但多少也有点收获,并且各方面的都有。这不,眼看着要打烊的饭店,因为曾经的“胡琴声”,又重新燃起了炉火……

这是为明天做年糕准备着。晚上常有越墙而来的野猫入侵院子,觅食不得后,它恼怒地掀翻院里堆放的什物,弄出各种乒乒乓乓的响声。半夜熟睡的人常被无辜惊醒。父亲起床查看,把院里器物按原样一一摆放平稳后,举目望向墙头。清冷的月光下,几根枯草当风抖着,没有猫的影子。他抬头望天,看到繁星闪动,知道明日又是一个晴天。

白天屋前院后疯跑的孩子们,冬夜早早钻入散发太阳味的被窝。卧床静听,楼下弄堂口忽然传来“咯噔”的响声,那声音在冬夜里显得格外清亮。过路人不小心又踩响那块没搁平的青石板了。幼年时听惯了那青石板的声响,举家外迁后,空荡荡的夜里,我常常怀念起儿时青石板的响动。门外传来父亲上楼沉稳的脚步声。进门后,他打开那台春风牌收音机,选中频率,调好声音,那越剧软糯的唱腔便隔着时光的河流慢悠悠地飘来……万物渐渐消融于这夜的沉静。迷迷糊糊中,我们被那水样的唱戏声捎往梦乡。

夜深了,乡村有零星的狗叫声。父亲的收音机不知何时关了。我微睁惺忪的睡眼,看见昏黄暗淡的灯光下,母亲的手还在来回穿梭,随着针线起落,一行行密实的针脚如乡村田野上的春草,渐行渐长……光影里母亲正为我们赶做过年穿的新鞋。她左手边柳篮里搁着纳好的几双鞋底,以及方蓝格子和红黑色的布鞋面。她正低头缝着大红格子的漂亮布鞋,那自然是我过年的新鞋。那年月,我们四季穿的衣裤、鞋帽都是母亲在休息时赶做的。古人的“三余”——冬天、夜里和阴雨天,我的母亲全是为一家人缝缝补补而度过的。母亲的勤劳为贫寒的岁月增添了许多温暖的亮色。那些手工精细、整洁耐穿的衣裤、鞋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漂亮的羽翼,我始终舍不得丢弃。

时光静静流淌,母爱绵绵无声。岁月有多长,记忆就有多长……

窗外寒风冷雨,我心里却有着一个温暖的春天。这样的冬夜是幸福的。

歌声

◎ 沈春儿

晚饭后,收拾好厨房,泡了杯茶,来到阳台。刚打开窗户,一阵歌声便随风送入我的耳中:“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是男声,听起来唱歌的人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歌声舒缓自在,音色醇厚圆润。我不由得下意识地向窗外探出脑袋,似乎想找到那位歌者,想知道这歌声到底从何而来,出自哪位平日里常常和我擦肩而过的男人?没有线索。唯一知道的,那歌声是从西南那幢居民楼传过来的——也仅仅是猜测。小区里那么多楼房,那么多楼房与楼房之间的空间,常常会有很多出处不明的回响。有时候听见一位补棕绷师傅的声音从西侧传来,一会儿却发现他骑着自行车从东边过来——这声音玄妙得实在有点神乎其神。

这个时间,这男人应该是在洗澡吧?很多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轻松地歌唱。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写的《历史绪论》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当享受热水浴时,吸进的热气加热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常常因喜悦而歌唱。”真有意思!

是啊,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纯粹是自由自在地歌唱,没有伴奏,没有喧哗的听众,就那么随心所欲地快乐歌唱。不知道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听到过这样的歌唱?想来想去,还真想不起来了,真的应该很久远了。

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每天晚自习前,由文娱委员带着大家学唱当时的流行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南屏晚钟》、《故乡的云》……记忆中的那些歌声真好听。“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费翔磁性的嗓音被所有同学迷恋,他成了一代人永远的偶像。下课的时候,傍晚散步的时候,清早起来洗漱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轻轻地哼着这些歌。性格外向的还会开心地高声唱着,一路歌声,一路笑声。那歌声,是意气风发的美丽叙写,是单纯少年的轻盈芬芳。哪怕日子再辛苦,可有歌声的日子,始终那么轻松美妙。每一次晚饭后,文娱委员与一些特别喜欢歌唱的同学会迅速返回教室,将晚上准备教唱的歌谱歌词大段大段地抄在黑板上,抄得满满当当的。同学们吃了饭洗完饭盒回来,一坐下就可以开始唱。会唱的领头,爱唱的学唱,不太能唱的和着涩的就在那儿悄悄哼哼——但都在投入地唱着。我记得后来还有了一台录音机,整个教室的歌声因为有了伴奏的音乐,更加悠扬,更打动人心。

现在的歌声在哪里?在乐声喧嚣的包厢,在色彩绚丽的舞台,有精致的伴奏或强大的后期制作作为支撑。那声音,迷茫飘忽,亦真亦幻,只是少了些烟火味的本真。

最喜欢的歌声似乎在影片《音乐之声》中,歌声随口而起,旋律舒展自如,且歌且舞,美丽纯粹,可爱至极。当中的音乐、歌声与画面有绝佳的契合度。七个孩子天籁般的童声沁人心脾,用音乐所洋溢的情感充沛而真挚,美景美声美乐编织着一场如此梦幻的至美之境。

有位我熟悉的小男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从小腼腆,明明在浴室里、走廊里、旷野里能够嘹亮地歌唱,音色清亮,节奏与音准都让人赞叹,但他从来不肯在舞台中展露自己这方面的才华,再多的鼓励也没用。转念一想,明白了,只要他自己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喜欢洗澡的时候引吭高歌也好,喜欢跑到野外独自边歌边舞也好,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也许唱歌并不仅仅只有表演这种形式,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唱一句,唱一段,其实是蛮幸福的一件事。

总第 6053 期
配图 刘丹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